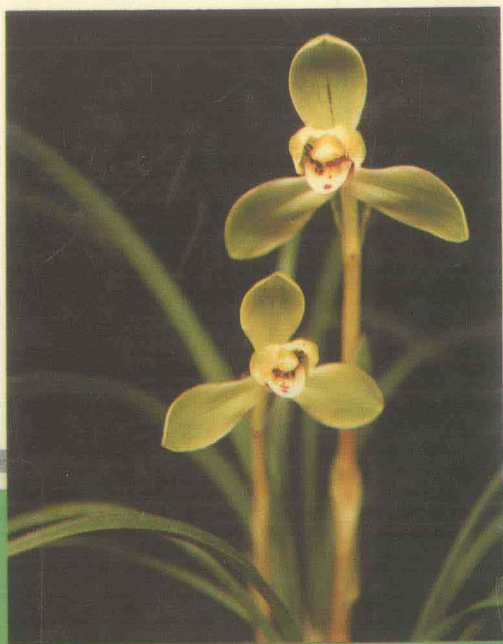


兰花

● 刘清涌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蘭花

——一个文化的符号

刘清涌 著

蘭花
自古以來
為中國
四大名花
之一
其
花
香
幽
雅
其
葉
清
幽
其
根
盤
錯
其
神
韻
無
窮
也
劉
昌
潮
畫



兰：刘昌潮 画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 • 广州

责任编辑：吴或

封面题字：刘清涌

封面设计、插图：朱广新

封面名兰：宋梅·绍兴吴书福栽培

扉页国画：刘昌潮

兰 花

刘清涌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4.5印张 8插页 11.3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33,000册

ISBN7—80521—221—X/K·18

定价：4.95元

一片心香伴幽兰

——序

陈俊年

坦率地说，当得知清涌兄决意撰写这部兰花专著时，我深为振奋，但又不无担忧。很羡慕他的业余爱好如此广泛，泛至居然能对兰花写起专著来。但也担心他是否有那么多精力，去搜集那么多资料，去涉猎那么多学科，去钻研诸如植物学、史学、美学等等的专业学问……

我和清涌兄虽不同在一地工作，但毕竟有来往，相互熟悉。他长年执鞭从教，过着粉笔生涯，以其殷勤的园丁心血和出色的教学成就，荣获广东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的称号，其后成为粤北某高等学府的主要领导、中文系教授。按常理，这种职务和职称，足够他整日里困身于行政事务和教研业务之中了，他还能忙里偷闲，情钟于兰，旁逸斜出，去写兰书么？

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原本的担忧便显得多余而可笑了。

一连三夜，欣欣然捧读着此书的清样，与其说油墨香扑鼻而来，毋宁说我深深闻到了作者的心花之香——一片心香伴幽兰。

.....

这部兰花专著，一个暑假写就，洋洋十多万言，一气呵成。既从纵深的史学，细说兰的繁衍发展；也从美学的视角，去俯瞰有关兰的诗文书画及兰花的品赏。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溶于一炉，抒情的笔触倾注着作者爱兰的热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书颇象是一本有关兰花的小百科全书，举凡兰花的品种生态、产地分布、栽培技术、品赏方式以及兰花与人的种种趣闻逸事……本书均有明细的介绍和新鲜的见解。作为“兰盲”的我，捧读此书时，好似刘姥姥闯进了大观园，时而为作者考究的悠久兰花史而惊叹，时而为他提供的众多兰花诗而喝采，时而被他描绘的美丽兰花魂而迷醉……而更多的时候，透过字里行间，如入通幽曲径，闻得阵阵兰香，我更为作者对兰花的脉脉深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试看《兰花丛考》一章。作者开宗明义，毫不含糊地指出“……兰花在我国栽培历史上究竟起于何时，众说纷纭，且多有误指。”作者这种去伪存真的观点之所以敢于鲜明地提出来，是因为他作过长期的深入考证，查阅了大量的古籍老书，并以科学的态度，对兰花起源的众多说法归纳为十种：勾践种兰说、《诗经》载兰说、孔子赞兰说、燕姑受兰说、《礼记》持兰说、屈原颂兰说、《易经》言兰说、蜀主锄兰说、陶潜咏兰说、太宗赏兰说。紧接着，作者对历史上出现兰花与“草”真伪莫辨的种种现象及其产生原因，作出详尽的阐述和入理的剖析，读后令人豁然开朗，疑云顿释。

读者会发现，这部兰花专著，并非仅仅是作者作为一位兰花爱好者的一时兴致所作，而是疑聚着作者的情趣、追求，是他的

心血的结晶。这一册《兰花》，幽幽兰香，弥漫着敢于探索、追求真知的科学精神，称它是一部兰花的科研著作并不为过。

任何科学一旦被发现之后，最重要的大概是如何普及了。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作者付出的一片苦心，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从目录看，读过《兰花的栽种》、《兰花的培育》、《兰花的管理》、《兰肥汇集》、《兰具与植料》之后，即便象我这样的“兰盲”，也满有信心种好兰花了。何况在上述篇章中，作者对兰花的栽培技术的介绍是如此详尽、细致。宏观的大至我国兰花的生长空间的概述（东经78度至东经145度；北纬18度至北纬35度，海拔大约400米至1400米）；微观的小至兰花的施肥要点和兰肥种类的提示（见《兰肥汇集》），其中不乏作者长期培育兰花的经验之谈，包括鲜为人知而又可供参考的某些民间种兰的“祖传秘方”之类。因此，这又是一部富有指导性、实用性的种兰普及读物。

在我的编辑业务中，虽然以往对科普读物接触不多，但亦略知编辑同行们对某些书稿的深深遗憾：抑或“高深”得难以普及，抑或“普及”得十分平庸。可喜的是，此书非但不存在上述的通病，且是由于作者富有创见地使出了一着高招：“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致使全书跃上了更高更美的文化层次。

应该说，“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既是统领全书的命题，也是全书内容的灵魂，更是作者研究兰花的独到的发现。这个发现，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苍茫大地兰花何以独钟神州，生生不息？千百年来何以举国爱兰，情专意深？有关兰的诗词歌赋何以浩如烟海，蔚然壮观？请看作者是如何解释的吧——

“中国人对兰花的认识应该说是先从对兰的认识开始的。

……兰草之清芬，令人感到精神十分畅快。……为了交流彼此的这种认识，于是就出现了语言中的‘兰’这个词。此时的兰，对于人的认识来说，已从植物中的‘兰’到语言中的‘兰’了。

“……而作为词语的兰，已经不只是单纯地对兰的植物特征的概括，而且是从其香味，到其给予人的感受，加上人的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联想、想象等，均可被不断地纳入这个词的内涵中，而使其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了。这里面起最大作用的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鼻祖孔子和中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鼻祖屈原。由于他们赋予兰以崇高的象征意义，对兰的推崇，使兰从它的植物性升华到它的语义性，并进一步升华到它的文化性。

“孔子的‘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和‘兰当为王者香’，屈原的‘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余’和‘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等名句被广泛地袭用、传播，并在儒家的各种典籍中被广泛地作典故引用，使兰这个词已成为‘君子’、‘德人’、‘美人’、‘佳人’的代称，并由此而衍化成为许多事物的理想境界，美好情愫的褒词。至此，‘兰’已离开了它本身的植物性，而完全成为一个色彩绚烂的文化符号了。”（详见《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一章）

的确，类似的阐述和见解，深刻而生动地勾勒了兰的文化背景，对我们提高对国兰的品赏水平和价值认识大有好处，对我们理解民族心理、审美情趣也颇有帮助。因此，作者把兰花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来探讨的精神及其成果，很值得提倡和肯定。

作者文笔流丽，文采情采兼备，构成了本书的另一特色。有不少篇章或段落，文字秀美，佳句叠出，感情充沛，富有动人的

散文神韵。而史料典故，古诗古文的旁征博引，更使得本书左右逢源，内容丰厚，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这一切，大概与作者长期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实践有关系。“积厚而薄发”。这本小册子，不经意地透露了作者的学识和才气。

在清涌兄的居所，据说有千姿百态的兰花，摆满阳台，侍放廊下，供于案头。那该是一处多么芬芳，多么醉人的境地啊。置身于兰花丛中，他的心灵想必是常为香兰所熏陶，变得高洁，幽雅，超然于庸碌之外，因而，他种兰，观兰，读兰，思兰，写兰，日积月累，便有了这一册幽香弥漫的兰花专著。他生在潮汕平原，长期工作于粤北山区。这部著作该是他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一份赤诚的奉献吧。因为他说过，很难想象，倘若离开了大自然，倘若失却了兰花的厚爱，这部小书怎能诞生于世呢！

孔子赞兰说：“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这句至理名言，我觉得既揭示了兰的崇高追求——“当为王者香”，也道尽了兰的历久弥香的根本原因——“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清涌兄，愿我们以此共勉吧！

1990.10.10.深夜草于广州



广东顺德陈村兰苑外景

目 次

图 片

朱德同志1961年在成都住处修剪兰花彩照

全国名兰彩照

兰花图例

兰花名画

著名兰苑外景

序.....	陈俊年
兰花丛考.....	1
兰花生态及其品类.....	11
国兰名花及其产地.....	18
兰花的栽种.....	34
兰花的培育.....	37
兰花的管理.....	40

兰肥汇集.....	43
兰具与植料.....	47
兰花的品赏(一).....	51
兰花的品赏(二).....	58
兰花的神秘色彩.....	64
文人画家笔下的兰花.....	74
兰花的价值.....	81
兰花——一个文化的符号.....	87
形形色色的兰花爱好者.....	94
粤北兰花.....	105
巨兰之谜.....	130
跋.....	133

兰 花 丛 考

作为中国当代十大名花之一的兰花，一般主要指兰科(Orchidaceae)植物中的春兰(*Cymbidium goeringii* Rehb.f.)、建兰(*Cymbidium ensifolium*(L.))、墨兰(*Cymbidium sinense*(Andr.)Willd.)、寒兰(*Cymbidium Kanran* Makino)、蕙兰(*Cymbidium faberi* Rolfe)等几种。这类兰花在我国栽培历史上究竟起于何时，众说纷纭，且多有误指。请看当代几种流行较广的书籍的一些说法。

《中国十大名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据载早在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已在浙江绍兴的渚山种兰。魏晋以后，兰花已用于点缀庭园，美化环境。当时曹子建的《清夜游西苑》诗中，有‘秋兰被长堤’之句，就是明证。”

《阳台养花与垂直绿化》(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兰花，是我国人民最喜爱和栽培最早的名花之一。战国时代的大诗人屈原就已有‘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余。’的咏赞了。”

《花卉》(安徽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兰花自古深受人民喜爱,素有‘香祖’之誉……屈原有很多吟咏兰蕙的诗句,如‘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兰芷幽而有芳’,‘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中国传统名花22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页):“孔子在《论语》中赞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

《花》(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据《礼记》所载:‘诸侯执薰,大夫执兰’。说明人们习惯于把它当作高洁、典雅的象征。”该书还说1937年11月日本人小原流水所写的《兰华谱》称我国栽培兰花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

从以上所引以及其他古籍所述,归纳起来,关于我国兰花栽培的起源可有如下十种说法。

一、勾践种兰说。据明代《一统志》载,远在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已在浙江绍兴渚山种兰。渚山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友人四十二人修祓楔之礼的山阴兰亭一带。

二、《诗经》载兰说。《诗经》中有三处与“兰”有关。《诗经·溱洧》中有“士女秉蒨”句。蒨即兰,香草也。《诗经·防有鹄巢》中有“邛有旨鹇”句,鹇即绶草,为兰科植物盘龙参,广东山区溪边偶见。《诗经·芄兰》中有“芄兰之支”句,据清代冈毛凤《毛诗品物图考》考证,芃兰不是兰,是萝藦科植物。

三、孔子赞兰说。《乐府诗集》载:“孔子自卫返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作《漪兰操》一曲。”孔子还有“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的话。

四、燕姑受兰说：《左传》载“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已兰，曰：余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文公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徵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五、《礼记》持兰说。如上述《礼记》有“大夫执兰”说外，尚有“妇人或赐之茝（即芷一引者）兰，则受，献诸舅姑”之说。

六、屈原颂兰说。屈原在其《离骚》等诗篇中多处以兰喻君子、美人。

七、《易经》兰言说。《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味道）如兰。”

八、蜀主锄兰说。《蜀志》记载先主将杀张裕，诸葛亮请免其罪，先主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

九、陶潜咏兰说。东晋陶渊明有咏兰诗云：“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丛。”

十、太宗赏兰说。唐太宗有《芳兰》诗云：“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

以上是自春秋战国至唐初古籍中出现“兰”字，出现“兰”这种植物的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记载。这些记载在后来历代咏赞兰科观赏植物的诗文中被广泛引用，并常被用以证明我国栽培今天所称的兰花（如春兰、蕙兰、建兰、墨兰、寒兰等）已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引用直至近一两年海内外出版的关于今天所说的兰花的书还在引用着，其实这是我国花卉栽培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的误会。

古往今来，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者多。就拿今天的花卉来说，名之曰兰的就有广玉兰、米仔兰、金粟兰、丝兰、凤尾兰、

白玉兰、吊兰、葱兰、韭兰、蟹兰、龙舌兰、虎尾兰、文殊兰、君子兰、紫罗兰等等，这些就都不是我们上述所说的兰科观赏植物中的兰花。

古代人对植物的定名、分类和记载远没有今天这么精确，往往记载得很笼统很简略，所以后人容易产生附会。如汉代许慎撰的《说文解字》中“兰”条，就只说“香草也，从草闌声”。可见古人是把有香味的草泛称为兰。从屈原诗中的绿叶素枝、绿叶紫茎，可纫佩、可扎为冠，全草皆香，生、干具香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兰科植物的兰。我们今天所说的兰并没有素枝、紫茎，只有假球茎，叶是簇生于假球茎上的。且花香叶不香，生香干不香。大概是由于屈原的名气大，他的高洁的品格和灿烂的诗篇烱炙人口，所以后世的人在谈论到香冠群花，清幽高雅的兰时，就很容易会想到屈子《离骚》中的兰，也许是为了附丽，也许是文学上的比况，大有言兰必举屈子才够水平之势，只要同样是高洁清芬，此植物是否就是那植物就没怎么去计较了。就连北宋大文学家，写过《石钟山记》，劝道过人们凡事要调查研究，不可臆断的苏东坡，也出现过把此兰当彼兰混同的误会。他在一首叫《春兰》的诗中就大笔写道：“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燕。”宋代栽种春兰作为观赏花卉已甚为流行，苏子对这种植物也应该是甚为熟悉的，如果不是由于他没注意到屈原《离骚》等诗篇中对兰的描写并不是他所看到的春兰，因而混为一谈的话，就是他有意托物引典以之寄怀，作为文学作品是容许有这种联想的。但殊不知文学不但有审美价值，而

且有认识价值，这一来却会引起读者误会为屈原时代的兰即为宋时的春兰。苏子也是名气甚大的人，他的诗篇广为流布，他的这一说法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以讹传讹”的后果。他的胞弟苏辙在一首叫《种兰》的诗中也是这么写：“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依密石秋芳早，丛倚修筠午阴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常见楚辞章。”前面写的尽是兰花，结句却也落在屈原的《楚辞·九章》上，这就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会了。和苏轼、苏辙同时代的也是大诗人、大书法家的黄庭坚，他也是一个兰花的爱好者，且对种兰甚有经验，对兰的观察也很仔细，他的诗文中就没有出现过把宋时的春兰与屈原笔下的兰混同的说法。他在书《幽芳亭》中所写的“兰蕙出蔚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名句广为后世兰家所引用，他所称的“蕙”也为当代植物界定名所采用。《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45页所辑录的“蕙兰”（即九子兰、九华兰、九节兰）就包含了黄庭坚所说的“蕙”。

既然当今的兰不是屈原时代的兰，那么，屈原时代，包括与同时或前后出现的《礼记》、《左传》、《孔子家语》、《诗经·溱洧》、《易经》所记载的“兰”又是哪一种植物呢？（上列各书所记载的兰，其生态和象征意义大抵相同，时代也相近，可视为同一类兰）这个问题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已有考辨。朱熹在其《离骚辨证》中说，古之香草必花叶俱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佩。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质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

甚明。古之兰似泽兰(菊科植物——笔者注)，而蕙即今之零陵香(唇形科植物——笔者注)。今之似茅而花有两种者(一茎一花、一茎数花——笔者注)，不知何时误也。提出同样看法的还有熊太古、范正敏、陈止斋、方虚谷等。范还把后世的兰正名为“幽兰”，方则从药物学出发，把后世的兰称“土续断”(以根名为名，根入药)。李时珍也从药物学角度出发，认为古代的兰早已入药，为避免医家错用，还应保留其原名，认定它才是真正的兰，而认为后世的所谓兰是盗名，实则非药用之兰也。为区别此两种植物，他把古兰称为兰草，把后世的兰称为兰花。

李时珍是明代的大药物学家。他在其历时二十七年，参考文献八百余种，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三易其稿的巨著《本草纲目》中，对兰的考辨尤为详明。他说，近世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又说：“兰(指古兰——引者)有数种，兰草、泽兰生水旁，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兰花(指后世的兰——引者)亦生山中，与三兰迥别。兰花生近处者，叶如麦门冬而春花；生福建者，叶如菅茅而秋花。……兰草与泽兰同类。……离骚言其绿叶紫茎素枝，可纫(结续成索——引者)、可佩、可藉、可膏、可浴。郑诗言士女秉蕙。应劭风俗通言尚书奏事，怀香握兰。礼记言诸侯执薰，大夫执兰。汉书言兰以香自烧也。若夫兰花，有叶无枝，可玩而不可纫、佩、藉、浴、秉、握、膏、焚。”他还考证出古之兰草、蕙草乃一类二种，即均为香草。兰草又名菡水香、大泽兰、省头草、都梁香(都梁有山，下有水清浅，其中生兰草，因名都梁香。其叶似菊，女子、小儿喜佩之)。蕙草又名薰草、零陵香。古者烧香草以降神，故曰薰，曰蕙。薰者熏也，蕙者和